

华蓥少年游击队

金青禾 著

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华蓥少年游击队

金青禾 著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韩新帮

封面设计:高山

西部文丛(三)

华蓃少年游击队

金青禾 著

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奎屯市北京西路 504 号 邮编:833200)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西南建筑设计院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 50 印张 800 千字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7—5425—473—8/I.194 定价:(全套)86.00 元

本册:8.00 元

序

华蓥景色独具，雄伟壮观，素有川东峨嵋之称。小说《红岩》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令其更加驰名，享誉中外。

华蓥原野肥美，经广大劳动人民祖祖辈辈辛勤耕耘，使这片热土日益富饶，养育出无数的志士仁人、英雄豪杰。古代的巴人在华蓥山下，渠江两岸，凭借历史舞台，演出许多生动的活剧。宋朝末年，善战的爱国勇士，多次在大良城等地击败元军，令其望风披靡，落水而逃。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部、清代农民义军白莲教的将士，在华蓥山区留下不少战斗足迹。二三十年代，陈徙南组织的川北民军，地下党员廖玉璧率领的川北赤卫军，活跃于华蓥的丛山峻岭之中，谱写出一曲曲感人的壮歌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华蓥游击队威震全川，英雄们出奇制胜，令敌胆寒。与之密切配合的，不但有广大群众，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少年游击队，他们在长辈的熏陶和教育下，潜移默化，暗练本领，计探情报，巧送信息，妙歼敌人，协同战斗，立下许多战功，成为一支革命的生力军。《华蓥少年游击队》一书就是描写他们的斗争故事。

皖南事变后，蒋介石积极反共的面目暴露无遗。揭开事变真像和蒋介石面纱的《新华日报》更加遭到特务的种种破

坏。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，为了保证《新华日报》用纸所需，派遣中共地下党员到华蓥山区开办纸厂，并计划开辟根据地准备在必要时应变情况由重庆撤向华蓥山。于是围绕开办纸厂这一中心事件，华蓥山区的中共地下党和华蓥游击队，积极行动，为此努力奋斗。而国民党特务和汉奸、日本暗探，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千方百计阻挠破坏。华蓥山区一群个性鲜明的少年，自动组织起来，配合地下党游击队的工作，为纸厂竭尽全力，和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曲折斗争。他们面对强敌，不畏凶顽，与其针锋相对，不怕困难，敢冒风险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，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幼小生命。少年游击队的奉献精神，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。

作者长期从事地方史志工作，搜集有大量关于华蓥游击队的资料，内中有许多少年参加革命斗争的史实，不少事迹感人，无疑是今天进行爱国主义和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，撰写成书出版发行，实是一件大好事。

让我们在革命前辈勇于献身精神的鼓舞下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，创造更加光辉的业绩，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。

郑维伦

(序作者为岳池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，《岳池年鉴》编委主任委员。)

1 1941年春。

高顶山像一位英武的少年，雄姿勃勃地屹立在华蓥山群巅之中，神情专注地俯视峰下的千沟万谷。时近中午，艳阳情意绵绵地拥抱着大山，生机盎然的满山遍野竹绿树，被春风抚摸着，摆露出千种万态的丰姿，使山野更加迷人。

在高顶山峰下的华蓥山脚，小山像一群子鸡蹲卧在母鸡的怀抱，崎岖难行的山道如无数的小绳，盘绕在鸡群之中，乡公所通往重庆的道路南北走向，好似从绳团中抽出的一根，直向南拉去。一队人马正从南向北而行，艰难地爬坡上坎，穿行在树荫杂草之中。

走在前面的是一位骑马的老头儿，光头上戴着博士帽，山羊胡子黄中露白，干瘦的长条脸上爬满皱纹，好似山石，右眉梢豆大的黑痣正下垂着，表明他志得意满，心高气傲，白色府绸衫、裤沾有灰尘，标志已走了不少路程。他是华蓥山区的乡长周长生，乡民都叫他周阎王。

在他后面紧跟的滑竿上面坐着个矮胖汉子，这人年约三

十，秃头和墨镜反射着太阳光，丹丹胡子随着滑竿的颤动而颤悠颤悠的，显得既高深莫测又有点滑稽。他是日本暗探，被委派往华蓥山，组建特别行动总队的司令山本太郎。

走在第三位的也是一骑马的汉子，留分头，着军装，瘦削长条脸，一对大眼突出，像插上去的两个鸡蛋壳。他叫何根，是特别行动总队的总队长。

紧跟在后的还有几个骑大马和步行的乡丁。

山谷幽静，杳杳的马蹄声在山间的油光石道上传向山中，惊得林中的鸟飞兽走。

在最后一匹马上的汉子学生头、白脸、学生装，虽已年过三十，仍显青春年少。他叫周效东，是周长生的长子，外号小白脸，曾留学日本学军事，受日军派遣为他的同学山本太郎的助手，任特别行动总队的参谋长，返家招兵买马，以迎接日军占领四川作准备。他将马臀一拍，那马便得儿得儿地加快步伐，来到周长生身后，他叫了一声“爹！”

周长生见儿子赶上来，想必有事，让马放慢了速度，两匹马在不宽的山道上并行而行。周长生举起右手捋了捋花白胡子，无比兴奋地说：“还有三里路我们就到家了，你先回去放个信，叫好好准备为太郎司令官接风。”

“爹，还是你回去好，我和太郎……”儿子有点不高兴。

“啊！对！对！你陪太郎比我好！你们是老同学嘛！”周长生啊了一声，随后大笑起来。

父子的对话没被坐在滑竿上的山本太郎放过，他仰身躺着动也没动：“周乡长，听说这华蓥山复杂，不时有游击队出没，可有这事？”山本太郎虽年纪不大，可在中国好几年了，说得一口流得的汉语。

周长生见问，忙啊一声：“报告司令官，正如你所言，我们这儿确实有几个共产党游击队，尚未来得及消除。”

“那要多加小心，还是一路前行吧！”

山本太郎的话犹如圣旨，周长生怎敢不听，周效东只好又溜到后面去。

他们来到一个山垭口下的谷底，催马向上而行。

这垭口是乡公所南行的必经之路，如放在西山之中的一个卡子，不管是南来或北往，都必须从此而过。垭口长不足十丈，两边的小山把它挤得只有丈余宽。由于上下垭口坡陡，所以过往行人都要在垭口中的油光石上歇一阵，尤其是夏天，这是乘凉歇脚的好去处。

两个打柴少年从小山顶来到垭口，他们把背篋朝地上一放，叉着双手喘粗气，面对面地你瞧着我，我望到你，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其中一人面黑如炭，剃得溜光的头皮青而带黑，浓眉下的眼珠闪着黑光，高卷着衣袖、裤管的手脚也似墨染过的，怪不得他母亲叫他黑娃，伙伴们把姓加上，喊他刘黑娃，他爹为他取的大名“刘文胜”反而无人使用。

黑娃刘文胜身瘦个高，如立在那儿的黑柴棒子。与他相形见拙的伙伴矮多了，只有他肩膀那么高，由于个矮，就显得胖，头儿圆圆的，脸儿圆圆的，整个身子也给人以圆的印象。他的大名叫杨升高，意思是身子要向上高升高长，可他老恨自己只胖不高，别人叫他杨矮子，他也只得承认事实，不得不乐意地答应。

杨升高见刘文胜盯到他笑，他也盯到刘文胜那因汗湿弄花的瘦脸，发出嘿嘿的笑声，而刘文胜则笑杨升高圆得可

爱，两个人你笑我笑止不住笑，惊飞了树上的小鸟。“啪！”一注鸟粪落在杨升高的圆脑袋上，溅了刘文胜一身。

二人由笑变气，又由气变恨：“你个可恶的东西，我不掏了你的窝才怪！”二人同声并同时抬头望到树上。

埡口位于两山之间，土壤肥沃，绿树成荫，粗大的各种树木把埡口遮得严严实实，茂密的树叶把春日的光辉挡住，地上连草也没有，显得清爽宜人。二人不抬头尤可，这一抬头可令他们惊喜万分：“好大个斑鸠窝！”一对小斑鸠因父母被惊飞而不停地在窝中扑楞着翅膀，发出咕咕的叫声，显得十分可爱。杨升高和刘文胜都是鸟迷，凡有小鸟，他们不管窝有多高，地有好险，都要去捉回家中喂养。

“杨矮子，上！”刘文胜说。杨升高是爬树能手，见朋友叫他上，几步跑到那株黄桷树下，把脚上的草鞋一蹬一甩，吐了泡唾沫在手心搓了几搓，就向树上攀去。

黄桷树有3人抱大，主干高丈余。杨升高虽无法用手抱树，可他手脚上如长有钉，巧如猿猴，几下爬抓就上到了树丫中。他站在树丫上，眯缝着双眼，盯了盯鸟窝，又向上攀去。枝干光溜溜的。他双手抱树，两足分开，又是几下功夫，爬到树的支干上。

黄桷树形如伞，树枝有的斜上长，有的平伸，还有的向下吊着，斑鸠窝扎在一根平伸的支干上。杨升高微弯着腰，双脚轻慢地向前趟去。越往前，树枝摇晃得越厉害，好似踩钢丝，颤抖着身子，继续前进。

“杨矮子，树枝得不得断？”刘文胜见扎鸟窝的树枝只有碗口粗，耽心树枝折断摔下来。

树枝被压得直向下坠，杨升高随着树枝摇晃而摆来荡

去。这时他停住步，向窝一盯，两只小斑鸠，已长出黄绒绒的细毛，伸出脑袋，向杨升高张开小口，要东西吃。这小东西还以为是妈妈送食回来了，扑腾着翅膀叫唤着。

杨升高身还未近斑鸠窝，就迫不及待地把手抓在手中，高声叫着：“刘黑娃，好安逸啊！一对斑鸠，我保证把它们喂活！”他喜不自禁。

谁知就在他高兴之时，突然惊呼道：“妈呀，蛇！”手中的斑鸠失落，小东西扑打着翅膀向两丈余高的地面落去。

刘文胜仔细一瞧，果见一头红颈蛇缠绕在杨升高扳下地来的树上，伸出红须正注视着杨升高，人蛇相距二尺多远的距离，只要毒蛇再向前一逼，不把他逼得摔下树来也会触到他。杨升高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。

“杨矮子，过到那枝树干上去！”刘文胜指点着。

杨升高抬眼一望，见他所处的树枝离其他支干甚远，只有左上角的一枝较近，他伸起腰，可他个矮，尚距1尺余。

“不行，刘黑娃！你快点把这蛇打死！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要是没打死它，又把它打痛了，向你梭来，又怎么办？”刘黑娃想到蛇死还咬人，不敢贸然下手。

红颈蛇好似发现了这两个少年要对它下毒手，两眼喷出怒火，将向杨升高逼去，吓得杨升高再向后退，那树枝发出嚓嚓的响声，警告杨升高如不减负荷，树枝压断，人与树枝将同时落在地上。

刘文胜急得在地上一转，腰间的柴刀受身转惯力作用拍打了一下他的屁股。他心中一乐，马上取下刀来喊：“杨矮子，你站好，我有办法了！”他后退了两步选择好角度，举刀向红颈蛇砍去。只见一道白光闪过，红颈蛇的头被削掉，

“啪”地落在油光石上，蛇血从被削的颈部流出。

几乎同时，传来一声“哎哟”的惊叫，刘文胜将仰着的头收回来，看到从南方来垭口上站着有一队人马，为首的是乡长周长生，老头儿凶相毕露，猛地从马上跳下来，向刘文胜扑来：“狗杂种！你好大胆子，竟敢砍伤太郎司令官！”

“巴格牙鲁！”那日本人叫道，“放下我！”抬滑竿的农民忙蹲下身子。后面几个骑马人都纷纷跳下来，把坐滑竿的人扶起。只见他额头被什么划破一块，鲜血如注。

真是巧了，刘文胜飞刀削掉蛇头，那刀继续向前飞落，不偏不倚，正落在山本太郎的头上，把他的额头破了一块。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几乎吓破了他的胆。周效东把绸衫撕下一块，缠在山本太郎的头上：“快，快送去包扎！”两个农民抬起这外国人翻过垭口，在山道中奔跑。当刘文胜明白这一切时，乡丁早就左右把他两手臂握住了。

周效东对他老汉说：“爹！我送司令官去。你把这土共匪抓到，莫要让他跑了！”说后纵身上马，紧跟在滑竿之后。

周长生来到刘文胜面前，挥起一脚踢去。刘文胜眼尖，向上一纵，周长生踢了个空，直气得他胡子颤抖，口水四溅：“好你个小杂种，竟敢和老子作对！”一拳打去，刘文胜极力避开，可他被乡丁拽住，刘文胜的黑脸顿时现出5个手指印，一股鲜血从鼻孔中流出。

“你个王八蛋，真是吃了豹子胆，敢向老子的客人下手！”周长生由气变笑，“我今天就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胆！”

鼻血流入刘文胜的口中，他吸吮着、吸吮着，吸了一大口，嘴鼓起来了，他还在吸。

周长生见此模样，以为很好笑，就又走向刘文胜，伸出

手去：“老子把你脑壳扭了，看你龟儿还鼓不鼓嘴？”他的手还没触及到刘文胜的脸，只听呼的声响，一口血痰喷了周长生一头一脸，见此狼狈样，乡丁都忍不住笑了。

“你龟儿找死！”周长生拽出手枪，哗地上了子弹。

这一切来得好快，当树上的杨升高嗖地跳在地上，由于二丈多高，他在地上摔疼了，挣扎了好一阵才站起来。

咕眼何根用手肘碰了一下周长生：“乡长，带回去吧！要不要得？回去再说！”

周长生才把枪收了，命令道：“给我把这小混蛋捆了！”

杨升高一蹶一拐地冲到周长生面前：“周乡长，我们犯了什么法？为什么要捆刘黑娃？”

“他伤了人！”

“伤了人？”杨升高愤愤然起来，“我在树上捉斑鸠，一条毒蛇要咬我，是他用刀砍死了蛇，想不到你的客人运气不好，早不到晚不到，抛的刀从空中落下来，他来接到，这怪得到人家刘文胜么？”他从地上抓起那蛇头，递到周长生面前，“你看，这蛇脑壳不是刚砍落的吗？”

周长生自感理屈，可他凭着自己的权势吼道：“少哆嗦，给我押起走！”

“不！你们不能抓他刘黑娃！要抓你们抓我好了！他是为帮我砍蛇，才用刀的呀！不然那刀怎么会飞到你们客人头上呢？！”

“滚开！”周长生将杨升高一推，几个乡丁硬把刘文胜拽走了。杨升高站在垭口上，满脸愤怒：“你们太不讲理了！”啪地向乡丁走的方向吐了口唾沫。

2 夜深了，华蓥山不但藏于黑幕之中，也开始沉睡了。周家寨子早已关了寨门，而且在寨堡的几个瞭望台上都布置了岗哨，还有几个乡丁暗中来回巡视着，不时有灯笼火光一闪一闪地照出人影。

在寨后的岩石洞中，有两个少年正焦急地等待着：一个躺在地上，用双手枕在头下，赤着的脚蹬住一块岩石，毛兰布衣裤补丁重补丁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酸臭味儿，细细的腰上缠有一卷绳子，被破烂的黑布衫子遮着，双眼盯住伸手可触的洞顶，脸上那块像一条蜈蚣斜爬在右额角的疤痕（那年生疮，差点没把眼烂穿）不住地抽动，表明内心的不安。头发刚剃不久，冒出浅浅的茬子，他伸手摸摸，刺得手心痒痒的，不胖不瘦的身个，显示一股灵活劲。他叫王成祥，因脸有疤，伙伴们都叫他王疤脸。坐着的是杨升高，头抵住洞顶，他抓起一颗小石子，从左手放在右手，又从右手放在左手中：“王疤脸，你救不出刘黑娃，也要把他的情况摸清。”

“杨矮子，你放心，刘黑娃是你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能不尽力吗？我们几个人虽不像三国时代刘、关、张他们桃园结了义，我们刘、杨、王、李也算是好兄弟了！”他移动身子，嘴凑到对方耳边：“我先上去看看，等我抛绳下来接你！”说后，从石岩洞里猫腰出来。

此时天空更黑，一阵冷风吹来，似要下雨了。王疤脸心中连叫不好，抬头望着山寨。

山寨修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梁上，岩石的突出部分都被打去，现出陡直的岩壁，有的高约5丈，最矮的也不低于2丈，岩上又用方石砌成约丈余的寨墙。除寨门可以直上山

寨外，其余地方就是猿猴也难攀登上去。走寨门，王疤脸肯定难于进去，那儿修有门楼，有乡丁轮流把守，左右两边放置着机枪，且置有第一第二两道门，如要强攻，第一道门冲破，第二道门为铜板包钉，枪打不入，火烧不燃，如若不开，要能进去，除非有遁身法。过了二门，还有2丈宽2丈深的大沟阻着，上面安有吊桥，这大约是仿照古书所介绍的庄院所造。据说是周阎王的父亲周二冲的作品。

周二冲早年为华蓥山的土匪，后被政府招安作了乡长。他为人阴狠，害怕别人报复他，才利用乡长的权力，霸占山梁，修建寨子，在寨中还修了3个石碉楼。特别是华蓥山游击队建立后，他更加强了防范。周二冲死后，周阎王当上了乡长，设置了岗哨，加强守护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见时局已乱，正是他大展宏图的时候，于是多方活动，招丁屯粮，和一些汉奸特务打得火热。山寨中常有一些陌生人进出。

少年伙伴见刘黑娃被周阎王抓进山寨，定遭不测，所以几个人商量后，由王疤脸、杨矮子二人前往探视营救，如不能达到目的也要把情况探明，以便采取对策。于是他二人趁夜深人静时向周家寨摸来。

王疤脸抬头上望，久久地盯视着头顶那株大黄桢树。在黑夜中，他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伞状的大树及巨大的树枝，几人围包的树干，慢慢从腰上取下一圈绳索，丢在地上，然后，将那带来的钩拴上，再一圈一圈地圈在左手腕上。只见他的身子向下一蹲，再猛地站起，呼的声响，那铁钩带着绳子飞了出去，稳稳地挂在黄桢树上。他又向下将绳子拽了拽，然后回过身来：“我上去了。”

一个黑色的影子，借住绳子的拉力，脚蹬石头，如猿猴

般机敏，似松鼠样快速，几拉几蹬，就攀上了黄桷树，噙溜地一阵响，他就落下树底。

王疤脸上得寨后，他向前一望，一片松树林挡住了视线。他虽未进过寨子，但听人说过寨中情况，他知道穿过这片松林才接近大院，而大院的四周还有一道围墙。

他悄悄摸过松林，来到围墙下，向上一纵，他的右手就轻轻地撑在了围墙顶上。刚着围墙，顿感右手钻心地痛，他才知道墙上安有玻璃片，右手被划伤了，手上有滑腻腻的东西，他知道出血了，只好一下跳回地上，胡乱在身上扯了块烂布把手指缠了。

得了这次教训，他忍痛再向上一纵，那手却不是按在墙上，而是攀住墙的边缘，轻轻地寻找那未安玻璃的地方。他想找一处可以撑手之地，以便翻过墙去，可他摸索了好久，墙头都是密密麻麻的玻片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王疤脸心中着急，想到刘黑娃的安全怎样？杨矮子在岩洞中等得急烦，李眨眼、张么姑盼他早日报告喜讯。要在其他地方，他可以用一块石头将玻片全部砸去，可今晚不行，弄出声音来，那不坏了大事？

王疤脸沿着围墙慢走着，一边寻找过墙的地方，一边思索良法。他走着走着，心中一喜，原来在墙顶上方伸着一根黄桷树的支干，他连想也没想就将套绳向上一抛，再以绳为力，轻松地进了周家大院。

山寨其他地方都是静悄悄的，只有后院不时传来厨房的声响，并随风飘来诱人的香味。

“这群狗杂种还在吃饭？”王疤脸心中暗暗骂。

刘黑娃被关在何处？是在受刑还是怎么处理了？王疤脸

心急如焚。两个巡逻的乡丁沿着寨墙而来。他们边走边埋怨：“乡长也真是，这么大一夜了，还不撤岗哨，害得我们脚都走酸了。”

“快莫这样说，乡长听到了，又有你小子好受的。”他站住向四处望了望，“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嘛，今晚乡长名为设宴待客，实际在开会，我们不能大意啊！”

“唉！这乡丁也真难当！”

“当都当到了，变了泥鳅还怕泥巴糊眼睛？”这乡丁举着灯笼，向王成祥走来。王成祥心一下紧了，要退，反而弄出响声暴露了自己，不动，只有等待被捉……

“走啊！你去那树林子干啥？未必还有人藏在那儿？”另一个乡丁阻止道。

“看看又没害处，要是藏着个小偷什么的，明天乡长发现丢了东西，我们都不好过！”这乡丁一步步逼近王成祥。

王成祥处境十分危险，只要弄出点响声，乡丁一喊，他就难以逃脱，要是被捉，不但完不成朋友交的任务，反而害了自己。他曾听父亲说，几年前有个汉子进了周家寨被发现，当小偷活活打死，还把尸体挂在寨前墙上的黄桷树上，示众了三天。一谈起周长生的狠毒，人们都既畏惧又恨得咬牙切齿，不然人们为何叫他周阎王呢！

乡丁隔他越来越近，王成祥几乎连大气也不敢出了，汗从身上冒了出来，手心都是湿漉漉的。空气显得骤然紧张，如手榴弹拉了弦正滋滋地冒烟。

正在十分紧张之际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那个乡丁踢到地上的石头摔倒了。提灯笼的乡丁只好返回身去：“怎么了？摔倒哪里没有？”他把他扶了起来。

“我说不到这些地方来转，你不听，害得我……”这乡丁怨气不小。“好了！好了！”提灯笼的乡丁安慰着他，“我们到那边去看。”

王成祥被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下了，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扯扯被汗湿的衣服。四周又处于安静，从周家碉楼中隐约传出话语声。王成祥蹲在树丛中，思考了好一阵，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。

他刚举步的时候，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，雨点落在树叶上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使他不安，那疤痕一阵阵抽搐。

“到碉楼去看看！”王成祥望到石碉楼窗中射出的几缕灯光，最后下了决心。

碉楼是华蓥山一带的财主们为防止土匪抢劫所建，非常坚固。周家碉楼高4丈余，有三层，每层留有枪洞，从里向外可发射枪弹。因为石头所砌，一般枪炮奈之何，且只有一道门出入，这门又是硬木外包铜皮，所以即使用火也难攻破。每晚只要进碉楼，好比进了保险箱。

王成祥东躲西藏来到碉楼附近，隐入树丛之中，隐隐约约听到楼上谈笑和杯盘碰撞之声，心中骂道，这个周阎王为了捧日本人，闹到这深夜！”

这时一个手提灯笼，身着长枪的乡丁从碉楼附近的平瓦房中出来，后面跟有三个人，都是端盘托碗的，看得出他们要送菜上楼。这四人来到碉楼门前，连续击掌三声，石碉楼门才“嘎”地开了一半，门内几个端枪的乡丁让出一条道，这几个人刚一进去，楼门又马上关了。

无法从门中进去，王疤脸取下缠在腰上的绳索，把铁钩套上，为了不使铁钩在碉楼石上击出响声，他把自己的衣撕